

# 春秋玉器及其分期

## —中國古玉斷代研究之四

楊建芳

香港中文大學

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社會經歷了一次巨大的震盪，政治、經濟、文化、藝術等領域，都出現亘古未有的急劇而深遠的變革。作為工藝美術一個門類的玉雕，也不例外。東周玉器，無論在雕工或風格方面，與西周玉器都有所不同，這是古玉學家們早已熟知的。不過，東周包括春秋和戰國兩個時期，而迄今中外所出版的有關中國古玉的專著，都只提及東周玉器或戰國玉器，而沒有單獨提出春秋玉器。其所以如此，不外乎學者對春秋玉器的特徵，尚未能準備識別的緣故。因為五十年代以前，缺乏科學發掘出土的春秋玉器作為可靠的客觀依據。五十年代以後，春秋玉器雖偶有出土，却因資料零星，以致多被忽略。近年有學者論述東周玉器，曾將春秋玉器與戰國玉器加以區別<sup>1</sup>。然局限於一些資料的羅列，對主要問題如春秋玉器特徵與分期、戰國玉器特徵與分期等，絲毫未有涉及，並且引用的材料無多，亦難於窺其概貌。因而截至目前為止，春秋玉器的研究基本上仍是一片空白。有鑑於此，筆者依據近三十年的考古發現，對春秋玉器的特徵及分期進行探討。

按春秋時代的起訖，說法不一。本文以公元前770年周平王東遷洛邑為春秋開始年份，而以公元前477為春秋結束年份。（學者多依《史記·六國年表》以周元王元年—公元前476年—為戰國之開始。）在此一悠長時期中，玉器在形制、紋飾乃至種類、雕工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變化，故又進一步細分為早、中、晚三期。以下先介紹出土之春秋玉器，然後論述其分期特點。

### 春秋早期玉器

此期玉器原應相當普遍，只是目前發現無多，主要出土於河南陝縣上村嶺虢國墓<sup>2</sup>、新野縣小西關曾國墓<sup>3</sup>及陝西寶雞陽平鎮秦家溝墓<sup>4</sup>。計有：虯龍形飾，S形龍

1 賈娥：《關於河南出土東周玉器的幾個問題》，《文物》，1983年4期，頁75—88。

2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上村嶺虢國墓地》，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年，頁22—25。

3 鄭杰祥：《河南新野發現的曾國銅器》，《文物》，1973年5期，頁17，圖一〇。

4 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陝西寶雞陽平鎮秦家溝村秦墓發掘記》，《考古》，1965年7期，頁345，圖九（左），圖版肆：4及7。

珮、魚、玦、鱗形飾、獸面、圓形透雕牌飾、三角形牌飾、長方牌飾、勺形飾、環、圓柱形飾、牙、圭等。

(一) 蚪龍形飾——體扁薄，呈蜷曲之龍形，似作吐舌狀，飾雙鉤陰刻紋飾。(圖一：1)

(二) S形龍珮——呈S形，兩頭聯體，左右對稱，有雙鉤及單綫陰刻紋飾。(圖一：2)

(三) 魚——有二式。I式 背平直，腹微外凸，穿一孔為眼兼繫繩。(圖一：3)  
II式 製作粗糙，呈簡化之魚形。(圖一：4)

(四) 玦——上村嶺出土一件，飾二交尾狀之雙鉤陰刻龍紋，圖案化的意味較濃，但上下顎的形象却較為寫實。(圖一：5) 值得注意的是，新野小西關出土的一件象牙玦，其一面飾雙鉤陰刻龍鳳紋。龍紋主要是龍頭，其形象也較為寫實，與上述玉玦上所雕之龍頭相似。鳳紋亦僅有頭部，雕出圓眼、長彎喙及粗頸。(圖一：6) 此玦為象牙質，估計當有類似之玉玦。

(五) 鱗形飾——有二式。

I式 形體略扁，上端邊緣為一淺弧形；正面所雕紋飾，其上半部分為二或三條平行橫綫，下半部分為二半環形陰綫。(圖一：7)

II式 形體稍長，上端邊緣有二下凹缺口；正面所雕紋飾其上半部分為二對稱之雙鉤陰刻弧綫，下半部分為雙鉤陰刻半環形弧綫。(圖一：8)

此二式鱗形玉飾及其紋飾，極可能為簡化之獸面。

(六) 獸面——呈上大下小之矩形，上端及左右兩側邊緣分別有刻槽。(圖一：9) 原報告將圖倒置，定名為長方玉飾，實應為玉獸面。(見下述春秋中期玉獸面。)

(七) 圓形透雕牌飾——石質，狀似蜷曲之龍形，其上有雙鉤陰刻紋飾。出土時位於死者腰部，故原報告將之定名為腰帶飾。(圖一：10) 上村嶺虢國墓曾出土一件形狀相似之蚌腰帶飾，亦呈蜷曲之龍形，可資比較。(圖一：11) 按傳世玉器中，有與此極為相似者<sup>5</sup>，足見此種圓形透雕牌飾可能有玉質的。

(八) 三角形牌飾——有二式，均為石質。

I式 體扁薄，邊緣有刻槽，尤以左右兩側斜邊為甚。表面有雙鉤陰刻紋飾，近上端邊緣中部，似為一獸面形象。(圖一：12)

II式 中間呈三角形凸起，邊緣有成對之二小孔。(圖一：13) 按傳世玉器中，有與此相似者，惟中間之三角形凸起呈透雕之獸形及雲紋<sup>6</sup>。可見此種三角形牌飾當有玉質者。

5 Joan M. Hartman, *Ancient Chinese Jades from the Buffalo Museum of Science*, New York, 1975, p.55, Cat. Nos. 74—75.

6 Alfred Salmony, *Chinese Jade Through the Wei Dynasty*, The Ronald Press Company, New York, 1963, Plate XIV:5.

(九)長方牌飾——雕成獸面形(？)，左右兩側多有穿孔，似為綴於布帛上之裝飾品。(圖一：14-15)

(十)勺形飾——形如勺，柄末端呈榫狀，用途不明。(圖一：16)

(十一)環——器身如綯形。(圖一：17)

(十二)圓柱形飾——玉或石質。一端較粗，飾陰刻平行橫綫及菱形紋。(圖一：18)

(十三)牙——呈弧形牙狀，一端稍寬，間或穿孔，另一端尖銳，有二式。I式 器體扁薄，狀似獸牙。(圖一：19) II式 仿動物形象，或呈魚形(圖一：20)，或粗端雕成獸頭狀。(圖一：21)

(十四)圭——形體扁而狹長，上端呈尖狀。(圖一：22)

從上述出土玉器，可以看出其中有些形制與西周晚期同類玉器極為相似。例如，S形龍珮與山東曲阜魯國故城<sup>7</sup>及河南新鄭唐戶<sup>8</sup>二地西周晚期墓出土的同類玉器頗相似。又如II式鱗形玉飾與曲阜魯國故城西周中晚期墓出土的鱗形玉飾相似<sup>9</sup>。玉圭亦如此。此等現象充份說明，春秋早期玉器有一部分實為西周玉器之延續。

### 春秋中期玉器

截至目前為止，此期玉器出土於河南新鄭李家樓大墓<sup>10</sup>、洛陽中州路墓M2415<sup>11</sup>、輝縣琉璃閣墓甲<sup>12</sup>、光山縣寶相寺黃君孟夫婦墓<sup>13、14</sup>、信陽平橋墓M1及墓M3<sup>15、16</sup>、南

7 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曲阜魯國故城》，頁181，圖版壹零貳：1及壹壹陸：3。

8 開封地區文管會等：《河南省新鄭縣唐戶兩周墓葬發掘簡報》，《文物資料叢刊》，第二期，1978年，頁48，圖七：3。

9 見註<sup>7</sup>，圖版壹零貳：1。

10 關伯益：《鄭家古器圖考》，卷十，頁二至頁十五，圖四十六至五十四。

11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中州路》，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年，頁112-113，圖八一：1-6。

12 郭寶鈞：《山彪鎮與琉璃閣》，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年，頁71，圖版壹壹捌。

13 河南信陽地區文管會、光山縣文管會：《春秋早期黃君孟夫婦墓發掘報告》，《考古》，1984年4期，頁312-316、323-328。圖一五一一七，圖二六一二八，圖版伍一陸。

14 李學勤：《光山黃國墓的幾個問題》，《考古與文物》，1985年2期，頁49-52。

15 河南省博物館、信陽地區文管會、信陽市文化局：《河南信陽市平橋春秋墓發掘簡報》，《文物》，1981年1期，頁10。

16 信陽地區文管會、信陽市文化局：《信陽市平橋西三號春秋墓發掘簡報》，《中原文物》，1981年4期，頁15，圖版捌：2。

陽市西關古墓<sup>17</sup>、山西侯馬市上馬村墓M13<sup>18</sup>、陝西寶雞市福臨堡墓M1<sup>19</sup>、戶縣李家村墓M3<sup>20</sup>、山東莒南縣大店墓M2<sup>21</sup>、湖北隨縣季氏梁古墓<sup>22</sup>、劉家崖墓M1<sup>23</sup>及湖南資興舊市墓M352<sup>24</sup>。這些墓葬在時間序列上當有先後，如中期偏早、中期偏晚等之區別，惟本文不擬作更細緻的分期。上述墓葬，以光山縣寶相寺黃君孟夫婦墓出土玉器最為重要，不僅數量（185件）和種類較多，而且絕大多數精雕細琢，實為研究春秋中期玉器的主要依據。

就目前所積累的有關之考古資料而論，本期玉器以供佩戴用的裝飾品最多，計有象生玉飾（如玉人頭、人首環、虎珮、虎鳥珮、獸頭、獸面、魚珮、蠶、蟬等）、玦、璜、牙形飾、笄形飾、管形飾、花形飾、扁長條飾、長方牌飾、鱗形飾及禮器（璧、瑗、圭和璋）。此等種類多數為傳統之器類，僅少數屬新出現者，如人首環、花形飾、虎鳥珮（璜形）、長方牌飾等。分別論述如下。

（一）玉人頭——黃褐色玉，圓雕，頭戴冠，兩耳下端分別戴大耳環。頭頂有二孔相通。（圖二：1）按耳下戴巨環之玉人頭（面），三十年代以前曾有一批流散海外，其年代尚無定論<sup>25、26、27</sup>。科學發掘所得並已報導者，迄今僅得二件。其一為陝西長安縣灃西張家坡墓M17出土，屬西周早期偏晚（昭、穆之際）<sup>28</sup>，另一即為黃君孟夫婦墓出土者，屬春秋中期之初。此兩件玉人頭（面）年代相差較大，却有共同的特色：眼及鼻均為淺浮雕，且眼形亦相似，很可能屬同一系統的玉雕。

17 王儒林、崔慶明：《南陽市西關出土一批春秋青銅器》，《中原文物》，1982年1期，頁40—41。

18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侯馬工作站：《山西侯馬上馬村東周墓葬》，《考古》，1963年5期，頁233及244，圖一四：16與18及圖一七，圖版肆：6、11、14、15、17。

19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寶雞發掘隊：《陝西寶雞福臨堡東周墓葬發掘記》，《考古》，1963年，541頁，圖八：2—3。

20 陝西省文管會秦墓發掘組：《陝西戶縣宋村春秋秦墓發掘簡報》，《文物》，1975年10期，頁58—59，圖二六一—二七。

21 山東省博物館等：《莒南大店春秋時期莒國殉人墓》，《考古學報》，1978年3期，頁334，圖版捌：4。

22 隨縣博物館：《湖北隨縣城郊發現春秋墓葬和銅器》，《文物》，1980年1期，頁37，圖一四。

23 隨州市博物館：《湖北隨縣劉家崖發現古代青銅器》，《考古》，1982年2期，頁145，圖八。

24 湖南省博物館、東江水電站工程指揮部考古隊：《資興舊市春秋墓》，《湖南考古輯刊》，第1期，頁28，圖七：1—5。

25 巫鴻：《一組早期的玉石雕刻》，《美術研究》，1979年1期，頁64—70。

26 Doris J. Dohrenwend, *Jade Demonic Images from Early China*, *Ars Orientalis* X, 1975, pp.55—78.

27 鄧淑蘋：《古代玉器上奇異紋飾的研究》（抽印本），《故宮學術季刊》，4卷1期，台北，1986年，頁1—40。

28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豐鎬工作隊：《1984—85年灃西西周遺址、墓葬發掘報告》，《考古》，1987年1期，頁23，圖一二：9。

(二)人首環——黃色玉，器體扁薄，兩面有紋飾，前端為人首，後端為雙鉤陰刻之龍紋。龍身蜷曲，尾端與人頭相接而成環形；龍頭朝向人首。(圖二：2)按端方舊藏現歸美國華盛頓弗利爾美術館(Freer Gallery of Art)之長方穿孔玉刀，其上雕有虎(?)逐人頭(象徵人?)圖像<sup>29、30</sup>。此件人首環之紋飾是否象徵龍追逐人頭(象徵人?)，殊堪玩味。

(三)狻形珮——出土於河南輝縣琉璃閣墓甲，原圖太細，僅能窺其輪廓。(圖二：3)

(四)虎珮——體扁薄，呈匍伏之虎形，可區分為二大類。

第一類光素無紋飾，僅具虎形輪廓，尾呈分歧之魚尾形。頭部穿一孔供繫繩用。其中一件似有商代西周流行之瓶形角(?)。(圖二：4-5)

第二類有繁縟紋飾。除口部穿一孔外，尾亦上捲成一孔，皆可繫繩佩戴，故亦可能為璜。造形有繁有簡，差別極大，可細分為六式。

I式 虎身挺直或微下彎，飾斜直排列之平行曲綫，似象徵虎身之斑紋。頭部雕出眼、耳、顎。前後肢分別飾層疊之鱗形紋，似表示骨節。(圖二：6)

II式 與I式相似，但在頭、顎各飾一吐舌龍頭，背部及尾部分別飾二吐舌龍頭。(圖二：7)

III式 略似I式、惟頭上部雕出一豎耳(?)，下顎下端加雕一鈎狀凸起(似為一鳥頭)，背部雕一小虎頭，臀部加雕一魚尾狀凸起及刻一龍頭形象。(圖二：8)

IV式 略似I式，腹部刻一吐舌之龍頭形象。(圖二：9)

V式 造形開始趨於簡化，與上述四式區別較大，惟簡化程度不甚，仍可辨認出虎之形象。(圖二：10-11)

VI式 紋飾簡化特甚，僅外形輪廓呈虎形。(圖二：12)

(五)虎鳥珮——弧形片狀，雕成一匍伏之虎形，但無尾，後肢連接一伏鳥(僅有頭部及胸部)。(圖二：13-14)間或在鳥頭後加刻一獸眼或簡化小鳥頭。(圖二：15-16)虎之口部及鳥之胸部各穿一小孔，可繫繩，故亦可能為璜。

(六)獸頭——其一有二瓶形角、菱形眼及前肢。(圖三：1)另一呈三角形，原報告定名為蠶蛾，似以簡化獸頭較妥。

(七)獸面——為數較多，大小不一。一般其上端及左右兩側邊緣均有凹口或凸齒，僅少數左右兩側邊緣斜直。紋飾或繁或簡，差別較大。可分為八式。

I式 呈上大下小之梯形，上端及兩側邊緣皆有凸齒。附加紋飾特多，以致獸面形象較難辨識，極富於裝飾性。如一件獸面，上半部左右分別各有一組簡化之連體龍鳳

29 楊建芳：《一件夏(?)代刻紋玉刀及其相關問題》，《中國文物世界》，1987年2月號，頁28-32。

30 Geoffrey Wills, *Jade of the East*, New York, 1972, p.50, figs. 19-20.

紋；下半部左右各飾一吐舌龍頭。（圖三：2）另一件右上角雕成一鳥頭；左上角殘缺，原來可能亦有一鳥頭。上半部右端飾四簡化龍頭，左端飾三龍頭；下半部左、右兩端各飾一簡化龍頭。（圖三：3）

Ⅱ式 上半部為變形雲紋（蟠虺紋？），下半部雕一獸面，有眼、眉及口。（圖三：4-5）

Ⅲ式 略具圖案化，但眼、眉、口、顎、角仍分別清晰雕出，與商代西周之玉獸面稍近似<sup>31</sup>。（圖三：6-7）

Ⅳ式 趨向簡化，但眼、眉、角、口仍易辨別。（圖三：8-12）

Ⅴ式 圖案化較甚，獸面頗難辨識。（圖三：13-14）

Ⅵ式 簡化較甚，有些且極難辨識。（圖三：15-20）

Ⅶ式 外形輪廓與玉獸面相同，表面僅飾二雙鉤陰刻吐舌龍頭，左右各一，錯向。（圖三：21-22）按上述Ⅰ式玉獸面，以多個雙鉤陰刻龍頭作為附加裝飾。此件玉飾亦如此。但因面積過小，未能再刻出獸面之眼，鼻及口。

Ⅷ式 外形輪廓與玉獸面相同，惟中部穿一孔，紋飾簡略，獸面形象不易辨識。（圖三：23）

（八）鱗形飾——呈上大下小之梯形，上端邊緣有二缺口，表面飾簡化或圖案化之獸面或龍頭。（圖三：24-27）其中一件飾層疊之紋飾，似為極簡化之兩個獸面。（圖三：28）

（九）鳥珮——為圓雕，形體細小，呈側立姿勢，僅具外形輪廓。（圖三：29）另一件作飛翔狀，中央穿一孔供繫繩，造形較古拙，與西周玉鳥略近似。（圖三：30）

（十）魚珮——造形或寫實，或圖案化，可分為四式：

Ⅰ式 造形寫實，口、鰓、鱗、尾均分別雕出，為商周玉魚之延續。（圖三：31）

Ⅱ式 弧形片狀，眼、鰓、背鱗等均分別雕出，口尾各穿一孔供繫綫用，似為璜。（圖三：32）

Ⅲ式 腹平直，背部外凸呈弧形，頭、鱗、鰓、尾逐一雕出。魚身飾二（三？）個雙鉤陰刻龍頭形象。（圖三：33）此種形式之玉魚，應由晚商西周玉魚演變而來<sup>32</sup>。

Ⅳ式 平面近似長方，圖案化較顯著，眼、鰓、鱗、尾分別雕出，其中一件甚至加雕一足。（圖三：34-35）

31 楊建芳：《商周玉獸面的演變》，《中國文物世界》，1987年4月號，頁107-112。

32 楊建芳：《商代玉雕分期研究——中國古玉斷代研究之二》，《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16卷，1985年，頁197，圖八：15。

(十一) 蟬珮——呈錯向之二蟬，腹部相貼，中穿一孔，背部有雙鈎陰刻圖案。(圖三：36)

(十二) 甲蟲形飾——體寬扁，似甲蟲狀，兩寬面分別飾二圖案化之雙鈎陰刻龍紋。(圖三：37)

(十三) 蠶——頭大尾細，多節，口、眼俱備，由西周玉蠶演變而來。(圖三：38) 另有幾件似為簡化之蠶。

(十四) 瑗——形制規整，有光素無紋者，器體較扁薄。其有紋飾者，或為陰刻之變形蟠虺紋，或飾二圈繁縟之龍紋(側面)：外圈為15個龍紋(間或為龍鳳合體)；內圈為10個龍紋(間或為龍鳳合體)，雕工精細。(圖四：1)

(十五) 環——斷面呈橢圓形，飾綉形斜綫。(圖四：2)

(十六) 有領環——中孔有凸起之領，為商周有領環之延續。(圖四：3)

(十七) 玦——可分為管形及圓形片狀二式。

I 式 管形，有豎直之缺口，外表面或飾平行凸弦紋，或飾側面龍頭，或飾兩組圖案化之S形雙頭連體吐舌龍紋。(圖四：4-6) 此後一種紋飾無疑由西周晚期S形龍珮之造形演變而來。

II 式 環形片狀，有一缺口，中孔或大或小。中孔較小者，表面或光素、或飾二交尾龍紋，龍頭作吐舌狀，如新鄭李家樓大墓出土者<sup>33</sup>；或飾二簡化龍紋。(圖四：7-8) 中孔較大者，飾多個圖案化之龍頭或二簡化之交尾龍紋。(圖四：9-10)

(十八) 璜——弧形片狀，兩端各穿一孔。一件其紋飾為圖案化之連體雙龍。(圖四：11) 另一件有六組雙鈎陰刻紋飾：中間兩組為圖案化之連體龍鳳紋；其左右分別為極富於裝飾性之龍頭；近終端分別為簡化特甚之龍頭。(圖四：12)

(十九) 牙——平面如爪形，有多種不同之型式。

I 式 器體細長，粗端狀似簡化之獸頭。(圖四：13)

II 式 器體寬扁，或飾四組龍頭，或飾極簡化之交尾雙龍，或飾鱗形紋。(圖四：14-16)

(二十) 筭形飾——長條棒形，中間較粗，橫穿一小孔並飾二圈圖案化之龍紋。(圖四：17)

(二十一) 管形飾——橫斷面為圓形、四方形或三角形，可分為三式。

I 式 圓管狀，表面或飾數個龍頭，或飾不規整雲紋。(圖四：18-19)

II 式 方柱式，一端較粗，一端較細，四面分別飾二圖案化之龍頭。(圖四：20)

Ⅲ式 三角柱形，有三稜，飾一圖案化立獸（人？）形象（或謂蟬形，不確），其下有簡易之雲紋及雷紋。（圖四：21）

（二十二）扁長條飾（塗）——兩側寬端有五個對稱之缺口，近狹端邊緣各飾一獸面紋。中間飾二組蟠虺紋。每組蟠虺紋似為龍身之象徵，故此紋飾應為龍形之簡化。（圖五：1）此外，有一種扁長條飾（？）上飾圖案化夔龍紋，其一為兩頭連體。（圖五：2）值得注意者，屬春秋中、晚期之際的山西侯馬墓M13，出土一件扁長條飾，其表面之變形雲紋為淺浮雕。（圖五：3）此種淺浮雕之作法流行於春秋晚期（見下述）。故此一發現說明此種手法在春秋中期之末已出現。

（二十三）長方牌飾——體扁薄，平面大致呈長方，惟四邊加刻缺口。（圖五：4-6）其有紋飾者可分為三式。

I式 正面上下分別有一組花瓣紋，中部間或有三微凸之平行橫綫；背面平素，四角斜穿小孔，可以穿綫。（圖五：7-9）

II式 上下（或左右）兩端稜牙對稱。正面飾二圖案化之龍紋（其一吐舌），一朝上，另一朝下；背面平素，上下各斜穿二小孔，可以穿綫。（圖五：10）

III式 上下（或左右）兩端稜牙不對稱，背面平素；正面飾一蜷曲之龍形，龍尾（？）穿一小孔，可繫綫佩戴。（圖五：11-12）

（二十四）花形飾——體扁薄，周沿雕成花瓣形，中穿一孔。（圖五：13-14）

（二十五）異形飾——形狀較奇特，上端中間鑲二長方孔，其左右兩側呈龍頭（？）形，表面有紋飾；下端為垂直之筭狀。（圖五：15）

（二十六）木筭玉堵——呈喇叭形之圓管，套在木質髮筭頂端。（圖五：16）

（二十七）鏃——為射箭用具，俗稱搬指。按鏃最早見於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玉器，其上刻有獸面紋。此鏃光素無紋飾，一側端有一細長之凸出物。（圖五：17）

上述春秋中期玉器，其中有若干器類為西周晚期所無，如虎鳥珮、扁長條飾（塗）、長方牌飾、花形飾等均為新出現者。紋飾方面，以龍紋（或龍頭）最為流行，繁簡不一，極富於變化，其與西周龍紋（或龍頭）明顯不同之處在於：(1)西周龍紋之眼形，除少數為圓圈或橢圓圈外，多數或多或少仍具有類似甲骨文臣字目的特點（不過一側眼角下垂呈長鈎形），而春秋中期（包括早期）之龍眼大多數為圓圈或橢圓圈；(2)春秋中期（亦可能包括早期）之龍頭多作吐舌狀，而西周龍頭則否。此外，春秋中期出現之連體龍鳳紋，不見於西周玉器。

值得注意者，與西周玉器種類相同之春秋玉器，其形制及紋飾亦多與西周玉器不同，如虎珮、獸面、魚、瑗、玦、璜等。

由以上所述，可知春秋中期玉器之風格與西周玉器顯著不同。蓋玉雕由西周發展至春秋中期始有較大之變化。此現象與兩周青銅器之演變亦有類似之處。



## 春秋晚期玉器

本期玉器主要出土於河南洛陽中州路墓M115及M412<sup>34</sup>、洛陽市郊墓M60<sup>35</sup>、洛陽西工區春秋墓<sup>36</sup>、輝縣琉璃閣墓M60<sup>37</sup>、新鄭縣李家村春秋墓<sup>38</sup>、浙川縣下寺墓M1<sup>39</sup>及墓M3<sup>40</sup>、山西長子縣墓M7<sup>41</sup>、長治縣分水嶺墓M269及M270<sup>42</sup>、山東臨淄郎家莊墓M1<sup>43</sup>、江蘇六合縣程橋墓M2<sup>44</sup>、浙江紹興獅子山墓M306<sup>45、46</sup>、安徽壽縣蔡侯墓<sup>47、48</sup>、陝西鳳翔縣春秋秦國建築遺址及墓葬<sup>49、50、51、52、53、54</sup>、甘肅靈台洞山東周墓<sup>55</sup>、湖北

- 34 見註11，頁112—115。
- 35 洛陽博物館：《河南洛陽春秋墓》，《考古》，1981年1期，頁26，圖二：6，圖版柒：2。
- 36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唐城隊：《1983年洛陽西工區墓葬發掘簡報》，《考古》，1985年6期，頁517—519。
- 37 見註12，頁61，圖版壹壹零—壹壹貳。
- 38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新鄭工作站：《河南新鄭縣李家村發現春秋墓》，《考古》，1983年8期，頁705，圖五。
- 39 河南省博物館等：《河南浙川縣下寺一號墓發掘簡報》，《考古》，1981年2期，頁124及126，圖版捌。
- 40 河南省丹江水庫區文物發掘隊：《河南省浙川縣下寺春秋楚墓》，《文物》，1980年10期，頁18—19，圖五。
- 41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長子縣東周墓》，《考古學報》，1984年4期，頁515—517。
- 42 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晉東南工作組、山西省長治市博物館：《長治分水嶺269、270號東周墓》，《考古學報》，1974年2期，頁80—81，圖一六，圖版伍：4—5，拾：1—5，拾壹：34。
- 43 山東省博物館：《臨淄郎家莊一號東周殉人墓》，《考古學報》，1977年1期，頁79及91。
- 44 南京博物院：《江蘇六合程橋二號東周墓》，《考古》，1974年2期，頁118，圖五：5。
- 45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等：《紹興306號戰國墓發掘簡報》，《文物》，1984年1期，頁19—20，圖二—二二三、四〇—五〇。
- 46 林華東：《紹興306號「越墓」辨》，《考古與文物》，1985年4期，頁84—88。
- 47 安徽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安徽省博物館：《壽縣蔡侯墓出土遺物》，頁14—15，圖版貳捌—貳玖、壹零伍—壹零陸。
- 48 五省出土重要文物展覽籌備委員會：《陝西、江蘇、熱河、安徽、山西五省出土重要文物展覽圖錄》，北京：文物出版社，1958年，圖版六〇：1—2。
- 49 鳳翔縣文化館、陝西省文管會：《鳳翔先秦宮殿試掘及其銅質建築構件》，《考古》，1976年2期，頁122—123，圖四：1—11。
- 50 吳鎮烽、尚志儒：《陝西鳳翔高莊秦墓地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1981年1期，頁33，圖十九：16，圖二十一：4—6。
- 51 陝西省雍城考古隊：《鳳翔馬家莊春秋秦一號建築遺址第一次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1982年5期，頁18—19。
- 52 陝西省雍城考古隊：《鳳翔馬家莊一號建築羣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85年2期，頁24—26，圖四九：1—6。
- 53 趙叢蒼：《記鳳翔出土的春秋秦國玉器》，《文物》，1986年9期，頁53—57。
- 54 黃曉芬、李曉東：《雍城秦公一號大墓——鳳翔秦都遺址之一》，《中國文物世界》，1986年9月號，頁23—26。
- 55 甘肅省博物館文物隊、靈台縣文化館：《甘肅靈台縣兩周墓葬》，《考古》，1976年1期，頁47，圖九：5。

襄陽山灣東周墓<sup>56</sup>及湖南衡陽市苗圃墓 AM11<sup>57</sup>。其中浙川下寺M1（墓主為楚令尹蓮子馮夫人）及壽縣蔡侯墓（墓主為蔡昭侯，卒於491B.C.），絕對年代大致可以確定，為研究春秋晚期玉器的重要界標。

迄今出土的春秋晚期玉器，種類不算多，計有象生玉飾（龍珮、龍鳳珮、虎珮、獸面、蛙、蟬等）、禮器（琮、璧、圭、盟書等）以及系璧、環（瑗）、玦、璜、玨、冲、牙、扁長條形飾（瑳）、長方牌飾、管、帶鈎、襟鈎、笄、梳、長方玉首、金舟玉耳、劍飾等。

（一）龍珮——造型富於變化，可分為八式。

I式 狀如鈎，橫斷面大致呈圓形。（圖五：18）

II式 體扁平，蜷曲，外形輪廓近似方形。（圖五：19-20）

III式 體扁平，彎曲，兩側有足（？），通體飾變形雲紋。（圖五：21A-23）

IV式 體扁平，略平直，一側有足。（圖六：1A-1B）

V式 體扁薄，為簡化之龍形。（圖六：2）

VI式 體扁薄，簡化特甚，僅具龍之輪廓，或定名為瓏。（圖六：3）

VII式 龍身呈圓環形（飾變形雲紋），一側有頭、足，相對一側有上捲之龍尾，通體飾似淺浮雕之變形雲紋。（圖六：4）

VIII式 為二龍組合，龍身呈橢圓之環形，頭分別在左右兩側，二尾相接於中央，通體飾似淺浮雕之變形雲紋。由扁薄玉材透雕而成。（圖六：5）

（二）龍鳳珮——由扁薄玉材透雕而成，左右兩端分別為互相纏繞之龍鳳，龍在上，鳳在下。（此圖依原報告，似上下顛倒。）龍頭吐舌，龍身曲折，二龍尾相接於下端中央。鳳身細長曲折如龍身，另一端為小龍頭，實為連體之龍鳳。此二小龍頭相聚於上端中央。製作極為精緻。（圖六：6）

（三）虎珮——口部穿一孔，尾上捲亦成一孔，故亦可能為璜。可分為三式。

I式 虎身平直，上下顎、眼、眉及前後肢均以陰綫表示，腹及臀部分別飾簡化之龍頭（側面）。（圖六：7）

II式 虎身亦較為平直，通體有似淺浮雕之紋飾。（圖六：8）

III式 虎身彎曲，腹之後半部分飾一龍頭（側面）（？），紋飾似淺浮雕。（圖六：9）

56 湖北省博物館：《襄陽山灣東周墓葬發掘報告》，《江漢考古》，1983年2期，頁23-24，圖二十三：1-8。

57 衡陽市博物館：《衡陽市苗圃五馬歸槽矛坪古墓發掘簡報》，《考古》，1984年10期，頁880，圖二：1。

(四)獸面——器體多扁薄，通常為上寬下窄，可分為五式。

I式 風格較寫實，口、顎、眼、眉、耳等均細緻地雕出。(圖六：10)

II式 左右兩側分別為背向之龍頭(側面)。(圖六：11)

III式 圖案化特甚，獸面極難辨認。(圖六：12)

IV式 外形輪廓近似方形，下端中部為一獸面。一件其左右兩側滿飾對稱之小龍頭(側面)，似淺浮雕。(圖六：13)另一件其左右兩側紋飾不甚清楚，亦可能為龍頭。(圖六：14)

V式 平面近似長方，紋飾與上述IV式獸面相似，但圖案化特甚。(圖七：1)

(五)蛙——四肢彎曲，背飾雲紋，形象生動。(圖七：2)

(六)蟬——形象頗為寫實。(圖七：3)

(七)琮——為數較少，長管形，素面。

(八)圭——多為石質，扁薄狹長，上端尖銳。

(九)盟書——出土於山西侯馬，形狀富於變化，或呈圓形，或呈圭形。

(十)璧——有光素無紋者，亦有紋飾繁縟者。鳳翔出土一件春秋秦國大玉璧，其上有四圈紋飾。自外而內：第一圈為二十四個圖案化之小龍頭(側面)；第二圈為七個圖案化特甚之龍(側面)；第三圈為十三個圖案化龍頭(側面)，第四圈為五個圖案化及簡化之龍(側面)。(圖七：4)此外，尚有形體細小之玉璧(或為璧形玉飾)，其上飾簡化龍紋及連續雷紋(龍之抽象化?)。(圖七：5-9)

(十一)系璧——洛陽中州路出土一件石系璧，好略大，全形似環，飾六個圖案化之龍頭。(圖七：10)山西長子縣出土的一件玉系璧，其上紋飾驟視之為穀紋及不規則雲紋之組合。計有四組。其實，每一組合乃一個龍頭蛻變之結果。上下顎、耳及眉(?)尚可辨認。(圖七：11)

(十二)環(瑗)——有三種不同之型式。

I式 似短筒形，外側周沿飾淺浮雕之簡化龍紋(側面)。(圖七：12)

II式 橫斷面呈扁橢圓，飾絢紋。(圖七：13-14)

III式 呈扁薄之圓環狀，或飾簡化龍紋，或飾抽象化之龍紋，或飾若干組變形雲紋及穀紋(每一組為一個龍頭蛻變之結果)。(圖七：15-17;圖八：1-4)<sup>58</sup>

(十三)玦——體扁薄，中孔多較小，有素面及具紋飾者。一件其上飾四龍頭。(圖八：5)此外，或飾簡化龍紋(?)，或飾簡單之雷紋。(圖八：6-13)

(十四)璜——有素面及具紋飾者。素面璜有璜身頗短者，當為西周延續下來之形

58 輝縣琉璃閣墓M1，由出土青銅器觀之，應屬戰國早期。但圖七：17玉環之紋飾與墓M1其餘兩件玉環(瑗)之紋飾不相似(見《山彪鎮與琉璃閣》圖版壹壹壹)。前者具有一定的春秋晚期龍形圖案之特點(可與圖七：11及15比較)，可能為春秋晚期遺物，亦可能為戰國早期遺存而保留有春秋晚期特色者，故本文將之納入春秋晚期玉器範疇。

式。(圖八：14)或兩端之外形輪廓呈簡化之龍頭(?)。(圖八：15)

具紋飾之玉璜，其紋飾富於變化，可分為三式。

I式 外形輪廓如璜，中有幾何形紋飾(圖案化龍紋?)。(圖八：16-22)

II式 外形輪廓呈魚形。(圖八：23)

III式 兩端分別雕成龍頭，中間部分或飾簡化龍頭(圖八：24-25)，或飾不規則雲紋(龍頭形象蛻變之結果)(圖八：26-27)。

(十五)珩——有素面及具紋飾者。具紋飾者可分為四式。

I式 外形輪廓如珩。珩身較狹者，飾數個幾何形圖案化之龍頭(側面)；珩身較寬者，飾二列幾何形圖案化之龍頭(側面)(上列五個，下列三個)。(圖九：1-4)

II式 兩端雕成龍頭狀，間或中部飾簡化龍頭。(圖九：5-6)

III式 兩端為圖案化龍頭，中間飾卷雲紋。(圖九：7-8)

IV式 呈半環狀，兩端及中間均飾簡化龍頭。(圖九：9)

(十六)璜形飾——僅紹興獅子山墓M306出土二件，平面呈弧形，但兩端均較狹，中間近內凹處有平列之小孔二，用途不明。(圖九：10)

(十七)冲——體扁薄，平面近似方形，中穿一大孔，四角隅飾圖案化龍頭(側面、吐舌)。(圖九：11)

(十八)牙——多為成雙成對，大小不一，型式亦較多，可分為二式。

I式 橫斷面呈圓形，粗端雕成獸頭狀。(圖九：12)

II式 體扁薄，粗端雕成圖案化之龍頭，其餘部分或光素，或飾簡化龍頭(側面)形象，或飾變形雲紋，或飾集束之平斜綫。(圖九：13-17及圖十：1-12B)

(十九)扁長條形飾(瑩)——此種玉飾發現較多，間或被稱為扁璽。體扁長(長短不一)，平面呈長方或圭形，兩側寬端分別有若干缺口，兩側狹端有一小孔貫通，正反兩面或平素，或有紋飾。紋飾題材為若干簡化之龍頭(側面)。龍頭(側面)簡化程度不等，或僅有上下顎及角，或加一眼，或簡化成為圖案化之四個相向之卷雲紋(中間或再加小卷雲紋)。紋飾多為淺浮雕，極少數為單綫陰刻。(圖十：13-21及圖十一：1-18)按傳世之此種長條形玉飾，其上之淺浮雕龍頭(側面)，有較為具象者，可資比較<sup>59</sup>。

(二十)柱形長條飾——體扁長，平面呈狹長方，因中間內凹而形成二較短之長方形。較寬之長方形內有二淺浮雕之龍紋，背向，位置互相顛倒。龍頭雖趨於圖案化，但上下顎、眼、眉角等仍可辨識；身尾極短，上翹。較狹之長方形內，亦為二淺浮雕龍紋，背面，但龍頭已簡化成為二相向之卷雲紋。(圖十二：1)

59 《故宮古玉圖錄》，台北，1982年，頁八四，圖141。

(二十一)長方牌飾——體扁薄，平面大致呈長方，四邊或平直，或加缺口。可分為五式。

I式 平面似亞字形。(圖十二：2)

II式 正面上下分別有一組花瓣紋，與春秋中期者(圖五：8-9)近似，但更為複雜細緻；背面平素。(圖十二：3)

III式 上下及左右棱牙對稱，四角隅各穿一孔。正面飾二圖案化之龍紋(吐舌)，一朝上，一朝下，與春秋中期者(圖五：10)極相似。但附加的裝飾綫條較多，尤其在龍之身尾部分。(圖十二：4-9)但亦有更簡略僅飾二龍頭(側面)者，間或二龍頭結合一起，或僅飾一龍頭。(圖十二：10-14)

IV式 形制與II式似，惟紋飾為二個以上之圖案化龍頭(側面)。(圖十二：15-16)

V式 形制與II式似，惟紋飾為密集之卷雲紋，可能為龍紋蛻變之結果。(圖十二：17)

(二十二)狹長牌飾——平面近似長方，但不甚規整，四邊均有缺口。可分為二式。

I式 較狹長，平素，近兩狹端分別有二小穿孔。(圖十二：18)

II式：較寬，寬面有繁縟之淺浮雕紋飾。此紋飾驟視之為衆多之卷雲紋，但仔細深入分析，不難看出實為若干龍頭(側面)蛻變之結果，蓋龍之眼(小圓點)、角(似三角形之卷雲紋)及下顎(似T形)尚依稀可辨。(圖十三：1)紋飾與之相似的此類牌飾見於傳世玉器<sup>60</sup>。

(二十三)圓形牌飾——近似圓形，有透雕之幾何形紋飾。(圖十三：2)

(二十四)管——中孔或圓或方，外表面有淺浮雕紋飾。(圖十三：4)壽縣蔡侯墓出土的一件玉管，兩端分別為一圈鱗紋(重環紋)，管身外表面有相連之三個方形紋飾。每一方形紋飾由二淺浮雕龍紋組成，一左一右，方向相反。龍頭部之上下顎、眼、角及外伸之長舌均極明顯，身尾由密集之曲綫(雲紋?)組成。(圖十三：3)臨淄郎家莊墓M1出土之玉管，其上飾二層紋飾(中間以帶狀之平行斜綫分隔)。每層紋飾包括四組相似之圖案。每組圖案由若干不規則之卷雲紋構成，似為龍形蛻變之結果。(圖十三：5)

(二十五)柱形飾——有空心與實心兩種不同型式。

I式 空心，但一端有底。其中一件柱身外表之紋飾由二長方框組成，每一長方框內有二淺浮雕龍紋，一左一右，方向相反。龍頭部之上下顎及外伸之長舌極明顯，身尾由密集之曲綫(雲紋?)組成。(圖十三：6-7)

60 Thomas Lawton, *Chinese Art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Change and Continuity, 480-222 B.C.*, Freer Gallery of Art, Washington, D.C., 1982, p.131, Cat. No.73.

Ⅱ式 實心，但兩端分別有一小凹槽，柱身外表面有淺浮雕紋飾。（圖十三：8—9）

（二十六）襟鈎——屬帶鈎一類，但形體較細小，長僅3厘米，一端為彎曲之鈎，呈鴨為狀；另一端近似方形，通體飾淺浮雕雲紋。（圖十四：1）

（二十七）筭——形制富於變化，或大致呈圓柱形，或筭首較粗近似T形，或筭首較粗並加透雕。（圖十四：3—5）

（二十八）梳——平面近似長方，梳齒細長，上半部分飾圖案化之龍紋。（圖十四：2）

（二十九）劍飾——為青銅劍之劍首及劍格，青玉雕成，均飾不規整雲紋，似為龍紋蛻變之結果。（圖十四：6）

（三十）長方玉首——安裝於金屬器柄末端之玉環，平面為近似長方之環形，表面飾不規整之雲紋。（圖十四：8）

（三十一）金舟之耳——為嵌於金舟兩側腹上端之環形玉飾，其上有細密之不規整雲紋。（圖十四：7）

上述春秋晚期玉器與春秋中期玉器比較，不難看出二者有發展與承襲關係，如虎珮、扁長條飾（瑯）、長方牌飾等即為明顯之事例。但前者亦有其特殊之處。以器類而言，襟鈎（及帶鈎）、圓牌飾、劍飾、金舟玉耳、長方玉首等，均為晚期始出現之玉飾。雕工方面，流行淺浮雕之作法，故紋飾多具立體感；透雕亦較前為精緻。

以紋飾而論，龍紋仍為本期玉器上最常見之題材，但出現由龍紋蛻變而成之不規整雲紋組合。尤可注意者，此期紋飾呈現出地域特色，如秦國玉器（陝西鳳翔出土者），其紋飾多為幾何圖案（如龍紋），風格與中原玉器迥異。此一現象為春秋玉器分域研究，提供重要之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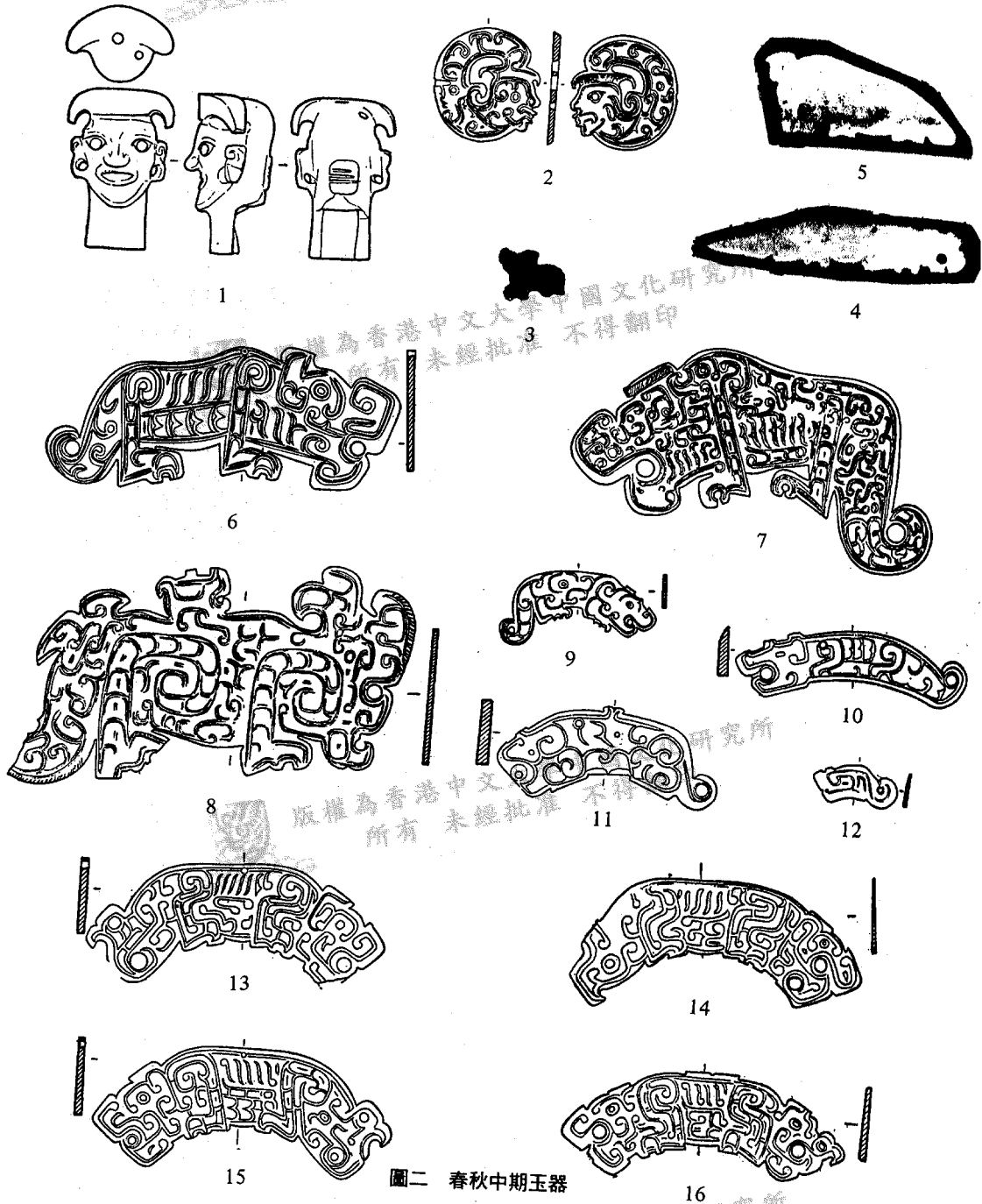
最後，由玉劍飾、長方玉首及金舟玉耳等玉飾之出現，吾人可知春秋晚期玉之用途較以前更為廣泛。此點表明春秋晚期玉雕較之中期玉雕，已有長足之進步，為鬼斧神工之戰國玉雕奠定基礎。



圖一 春秋早期玉器

- |         |             |               |          |
|---------|-------------|---------------|----------|
| 1. 蚪龍形飾 | 6. 象牙玦      | 11. 圖形透雕蚌飾    | 17. 環    |
| 2. S形龍珮 | 7-8. 鱗形飾    | 12-13. 三角形石牌飾 | 18. 圓柱形飾 |
| 3-4. 魚  | 9. 獸面       | 14-15. 長方牌飾   | 19-21. 牙 |
| 5. 玦    | 10. 圓形透雕石牌飾 | 16. 勺形飾       | 22. 圭    |
- (3、22. 寶雞陽平鎮秦家溝一號墓, 6、14、15、19、20. 新野小西關古墓, 其餘出自上村嶺虢國墓。)

楊建芳



圖二 春秋中期玉器

- 1. 玉人頭
- 2. 人首環
- 3. 狻形珮
- 4-12. 虎珮
- 13-16. 虎鳥珮

(3. 輝縣琉璃閣墓甲, 4. 隨縣季氏梁古墓, 5. 侯馬上馬村M13, 其餘皆出自光山寶相寺黃君孟夫婦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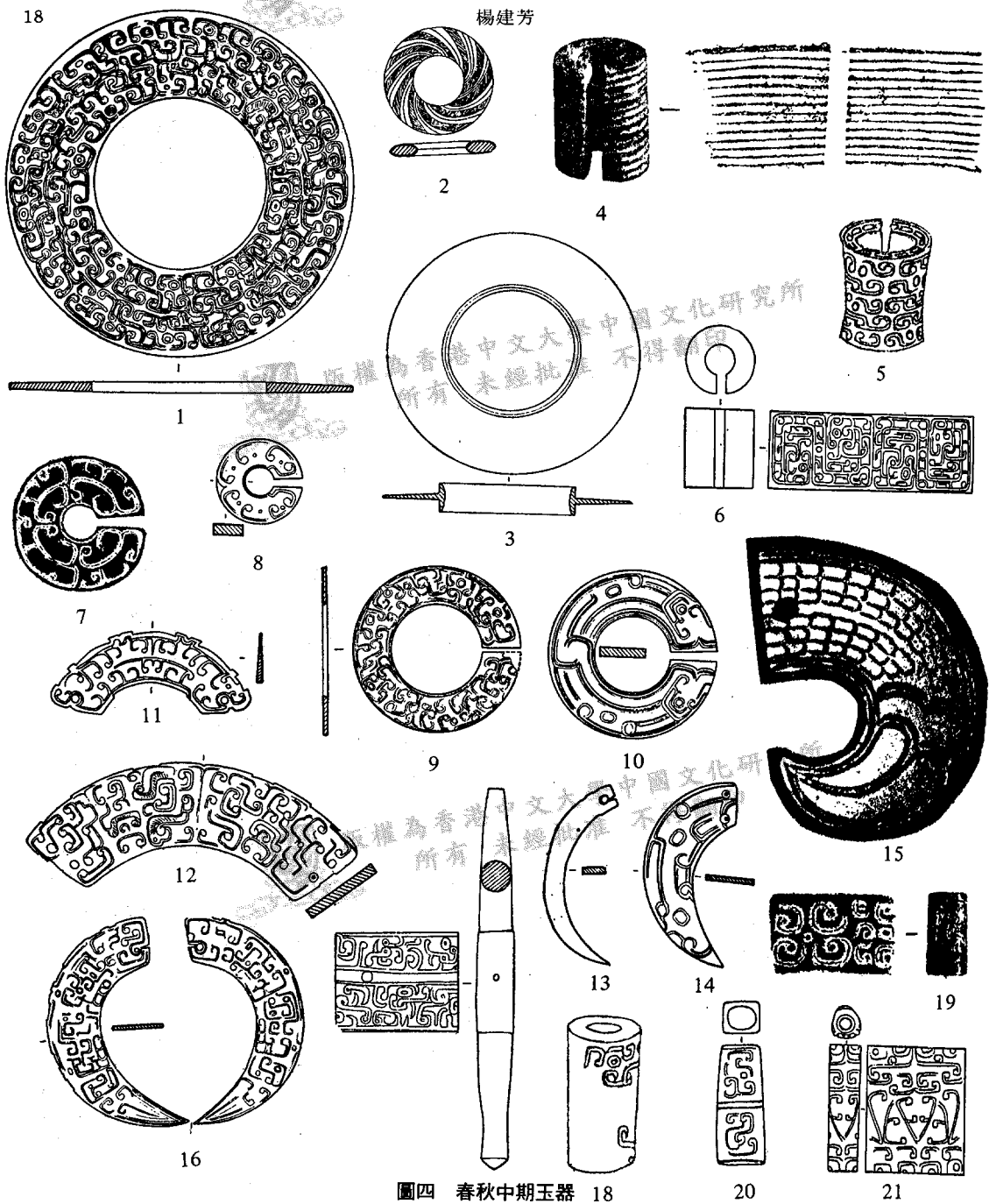


圖三 春秋中期玉器

- |            |          |          |
|------------|----------|----------|
| 1. 獸頭      | 29-30. 鳥 | 36. 蟬    |
| 2-23. 獸面   | 31-35. 魚 | 37. 甲蟲形飾 |
| 24-28. 鱗形飾 |          |          |

(4. 洛陽中州路墓M2415, 5. 新鄭李家樓大墓, 30. 輝縣琉璃閣墓甲, 31、38. 寶雞福臨堡墓M1, 32. 侯馬上馬村墓M13, 其餘均出自光山寶相寺黃君孟夫婦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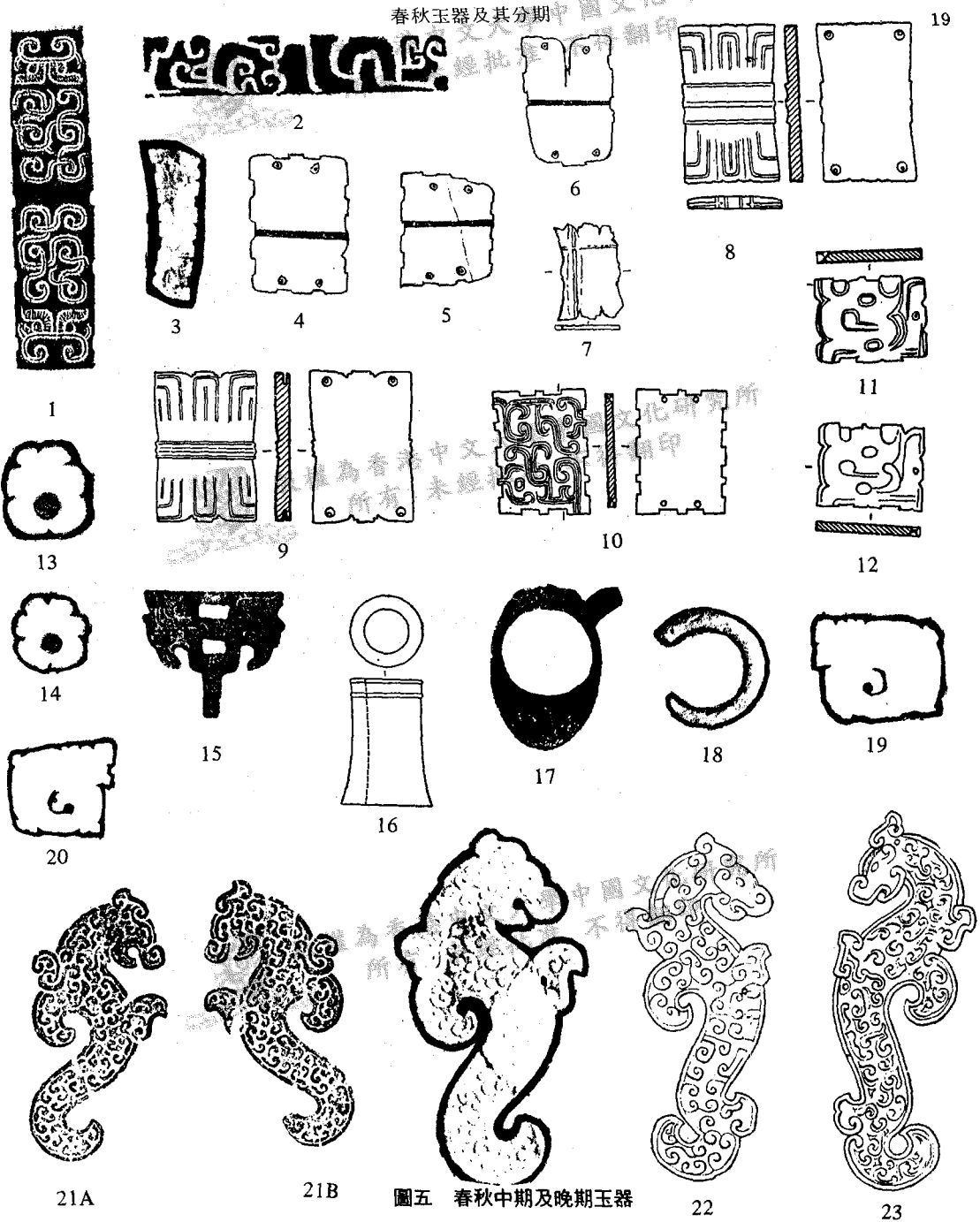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圖四 春秋中期玉器 18

- |        |            |          |
|--------|------------|----------|
| 1. 瑗   | 4-10. 玦    | 17. 筭形飾  |
| 2. 環   | 11-12. 璜   | 18-21. 管 |
| 3. 有領環 | 13-16. 牙形飾 |          |

(2. 侯馬上馬村墓M13, 4. 洛陽中州路墓M4, 5、18. 新鄭李家樓大墓, 7. 隨縣劉家崖墓M1, 15. 莒南大店墓M2, 19. 洛陽中州路墓M2415, 其餘出自光山寶相寺黃君孟夫婦墓。)



圖五 春秋中期及晚期玉器

1-3. 扁長條飾

15. 異形飾

17. 玦

4-12. 長方牌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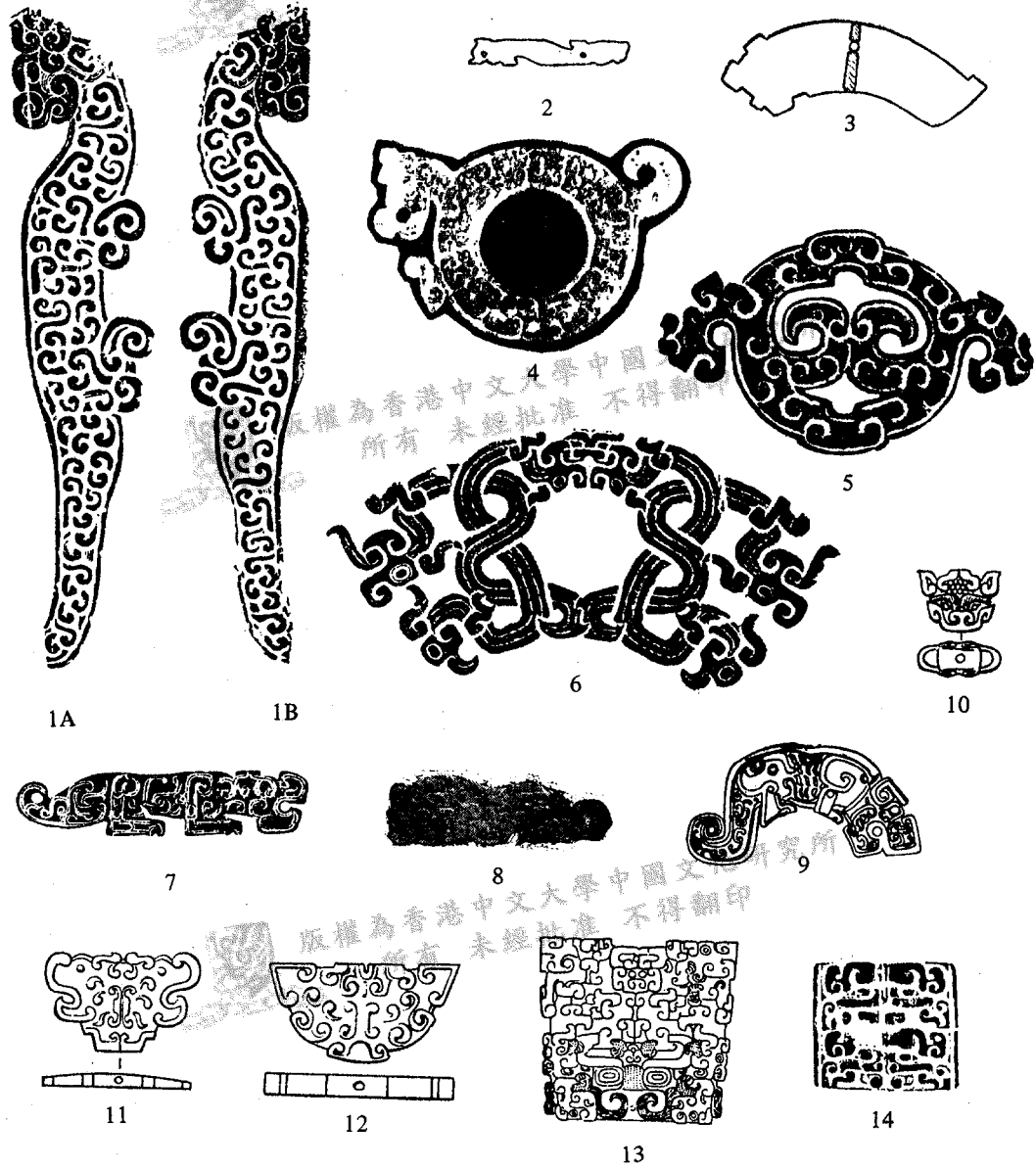
16. 木笄玉堵

18-23. 龍珮

13-14. 花形飾

(1. 洛陽中州路墓M2415, 2. 洛陽中州路墓M4, 3. 侯馬上馬村墓M13, 4-6. 隨縣劉家崖墓M1, 7-12、16. 光山寶相寺黃君孟夫婦墓, 13、14. 信陽平橋西墓M3, 15、17. 輝縣琉璃閣墓甲, 18. 浙川縣下寺墓M1, 19-20. 洛陽市郊春秋墓, 21A-C. 紹興獅子山墓M306, 22、23. 長子縣墓M7。)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楊建芳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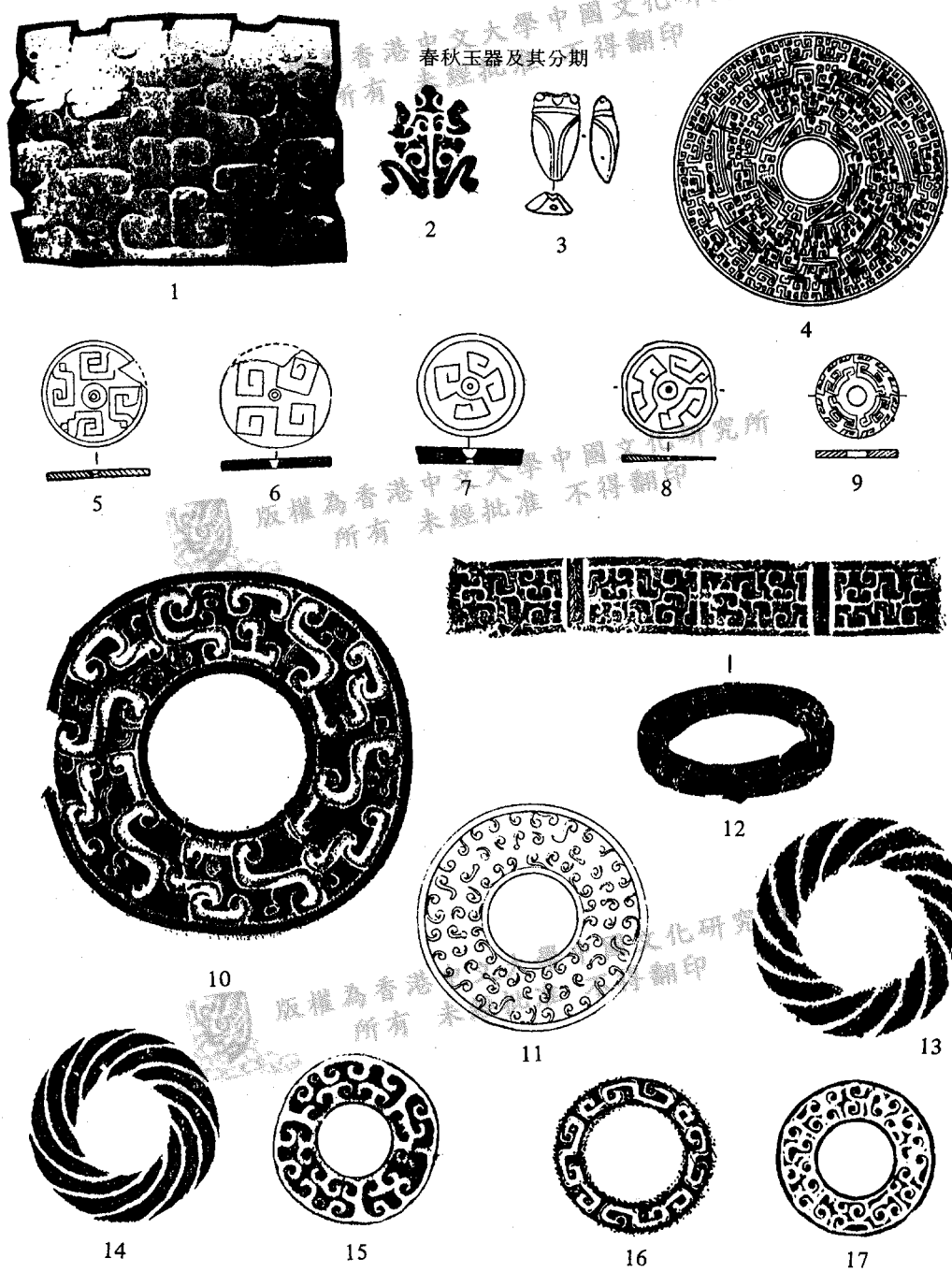
圖六 春秋晚期玉器

1A-5. 龍珮 (2、8石質)      7-9. 虎珮

6. 龍鳳珮                      10-14. 獸面

(1A-1B. 壽縣蔡侯墓, 2. 洛陽中州路墓M412, 3. 洛陽西工區70-11M28A, 4. 新鄭縣韓故城墓葬, 5、6. 輝縣琉璃閣墓M60, 7、14. 紹興獅子山墓M306, 8. 浙川下寺墓M3, 9、13. 浙川下寺墓M1, 10-12. 長子縣墓M7。)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楊建芳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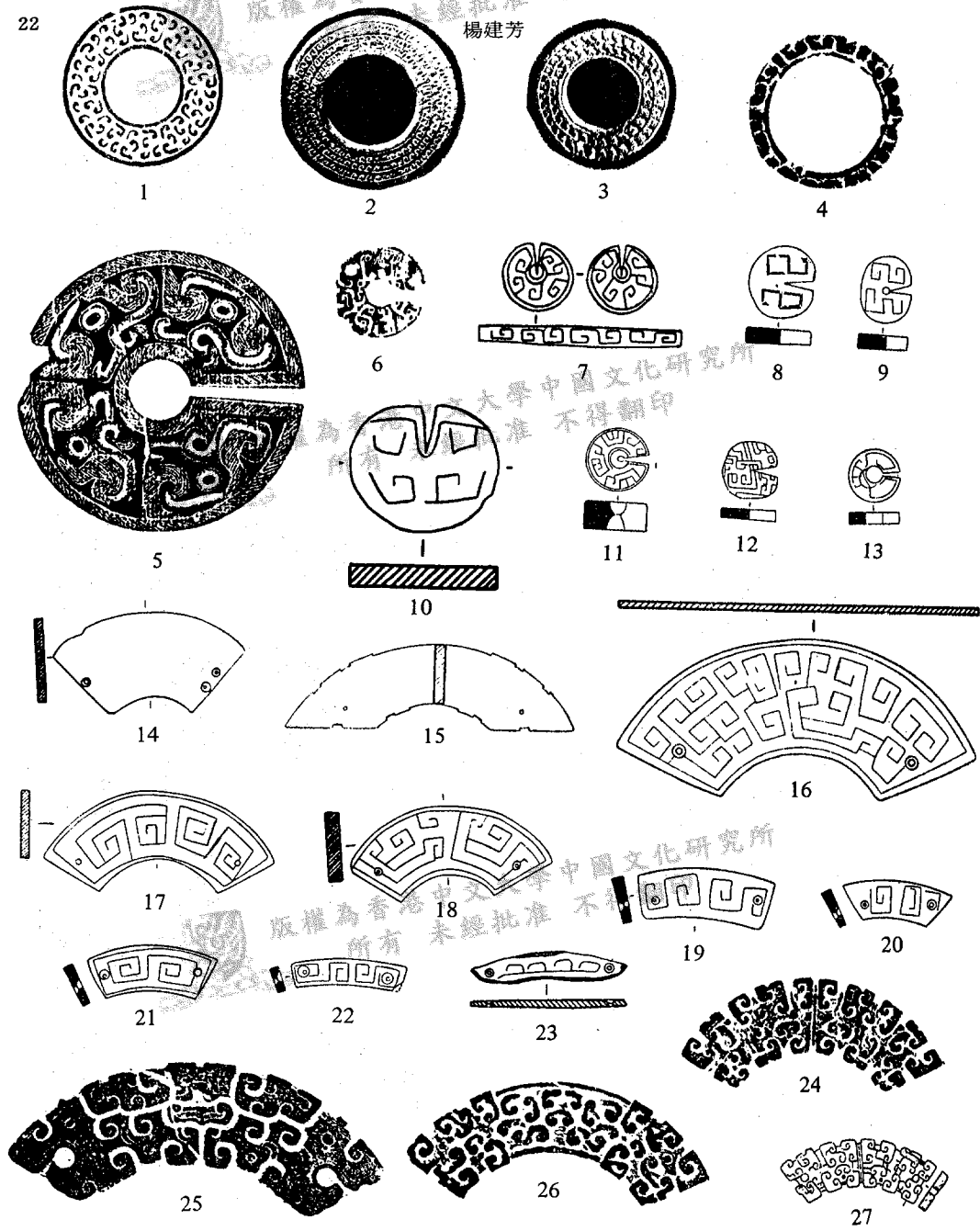


圖七 春秋晚期玉器

- |       |              |
|-------|--------------|
| 1. 獸面 | 4-9. 璧       |
| 2. 蛙  | 10-11. 系璧    |
| 3. 蟬  | 12-17. 環 (瑗)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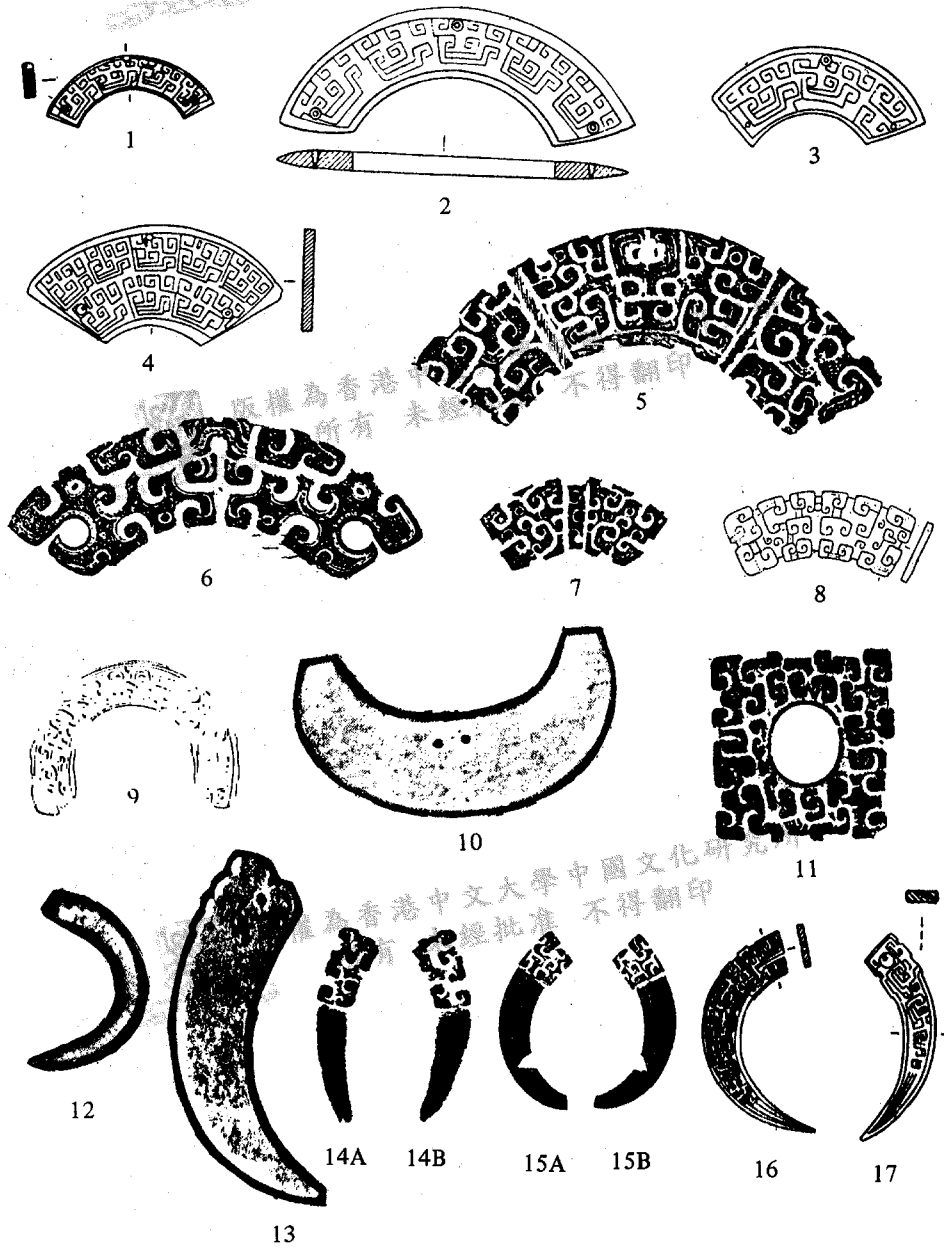
(1、16. 長治縣分水嶺墓M270, 2、15. 輝縣琉璃閣M60, 3、11. 長子縣墓M7, 4. 鳳翔縣河南屯, 5、9. 鳳翔馬家莊, 6、7. 鳳翔縣姚家崗, 8. 鳳翔縣瓦窰頭, 10. 洛陽中州路基M115, 12-14. 壽縣蔡侯墓, 17. 輝縣琉璃閣墓M1。)

楊建芳



圖八 春秋晚期玉器

1-4. 環 (瑗) (2、3. 石質)      5-13. 玦      14-27. 璜  
 (1、24. 紹興獅子山墓M306, 2、3. 臨淄郎家莊墓M1, 4、6. 長治分水嶺墓M270, 5. 輝縣琉璃閣墓M55, 7-9、11-13、19-22. 鳳翔縣姚家崗, 10、14、17、18. 鳳翔縣瓦窰頭, 15. 長子縣墓M7, 16. 鳳翔縣馬家莊一號建築遺址T42M1, 23. 鳳翔縣馬家莊K146: 2, 25-26. 輝縣琉璃閣墓M60, 27. 鳳翔縣高莊墓M10。)



圖九 春秋晚期玉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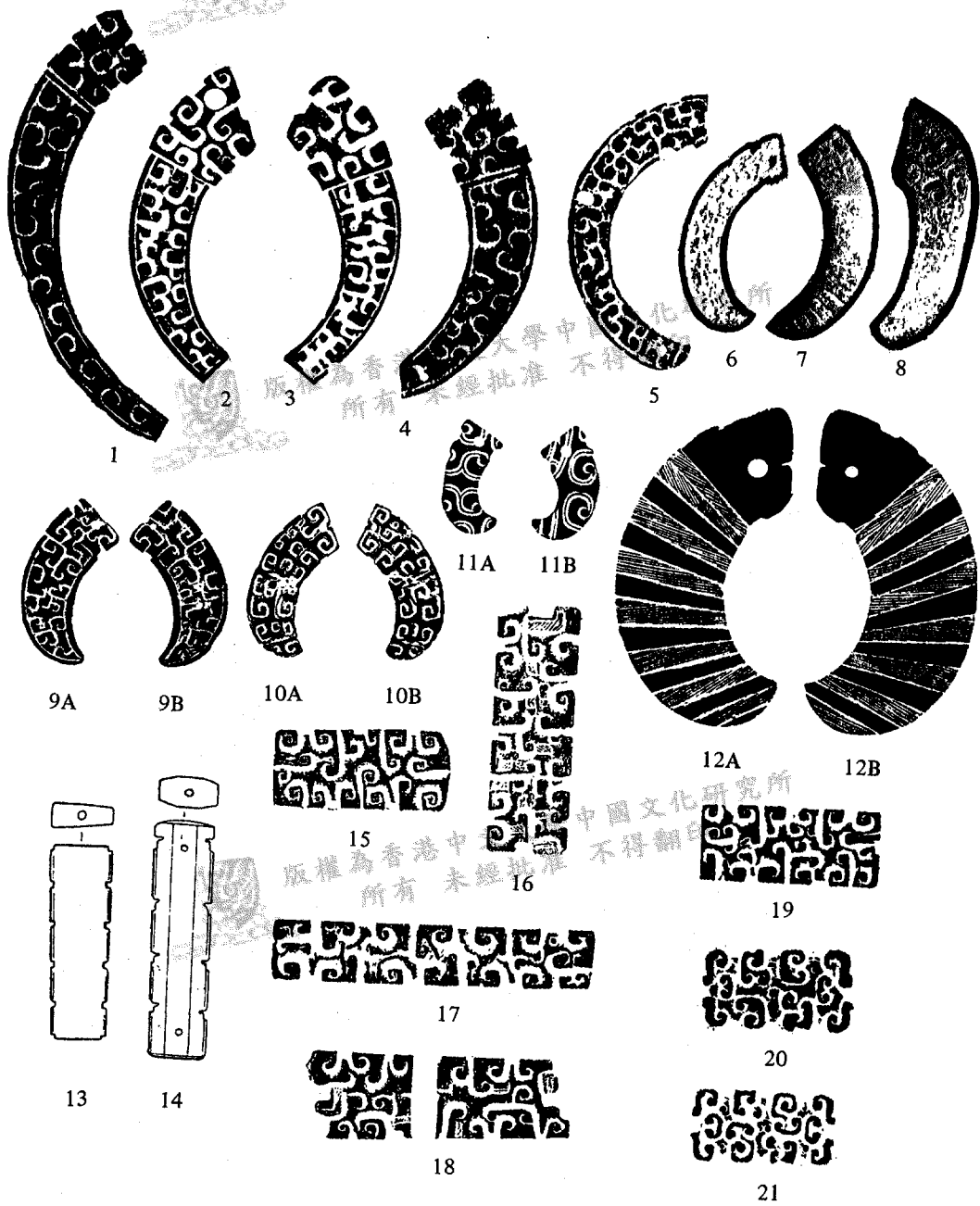
1-9. 玨

11. 冲

10. 璜形飾

12-17. 牙

(1、3、4、16. 鳳翔縣八旗屯, 2. 鳳翔縣馬家莊K76, 1、5、6、11、14A-B. 輝縣琉璃閣墓M60, 7、13. 長治縣分水嶺墓M270, 8. 鳳翔高莊墓M10, 9. 長子縣墓M7, 10、15A-B. 紹興獅子山墓M306, 12. 浙川縣下寺墓M1, 17. 鳳翔縣瓦窰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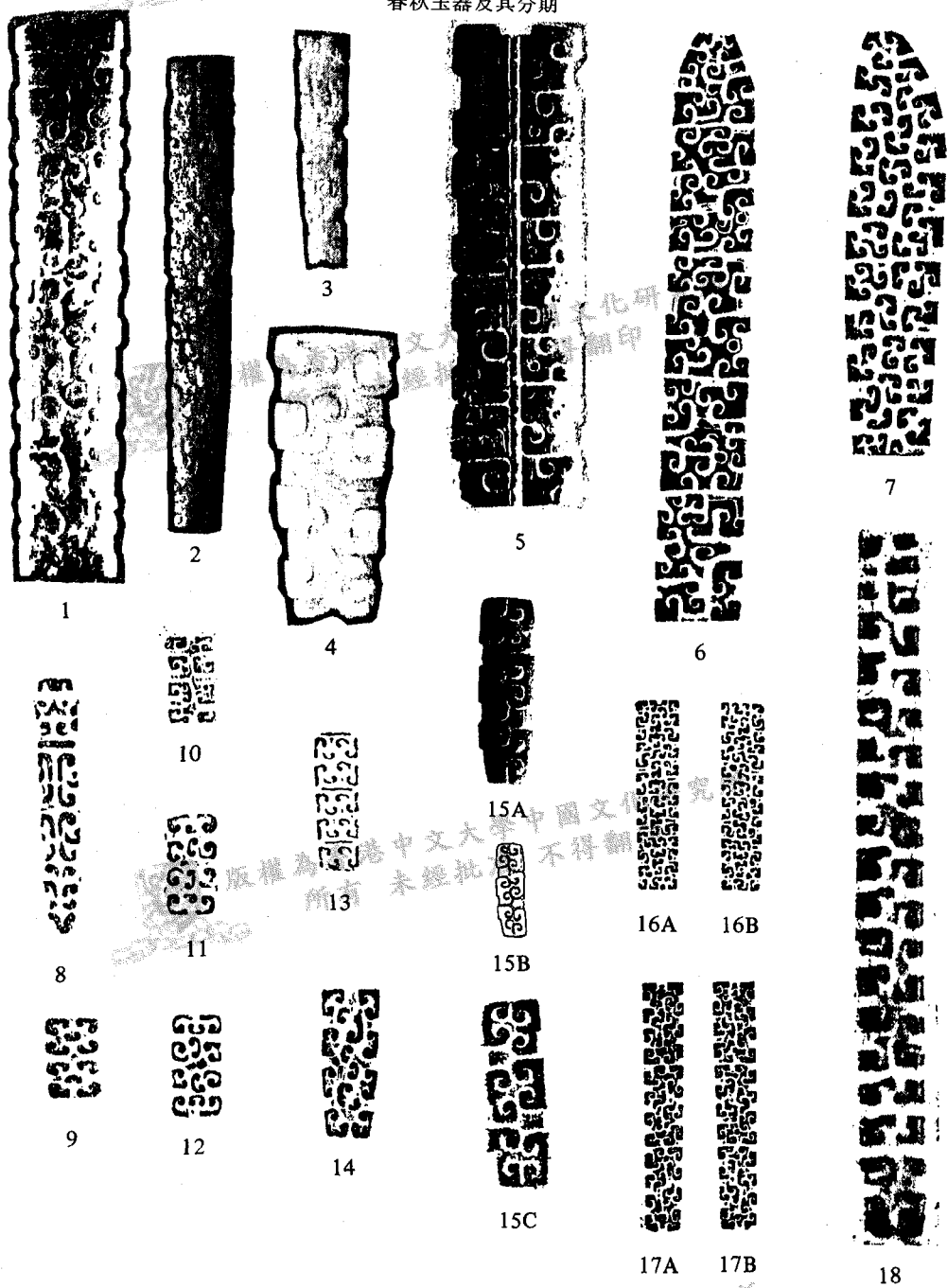


圖十 春秋晚期玉器

1-12B. 牙  
 13-21. 扁長條形飾(鑿)  
 (1、4、5. 長治縣分水嶺墓M270, 2、3、15-21. 輝縣琉璃閣墓M60, 6-8. 浙川縣下寺墓M3,  
 9A-10B. 紹興獅子山墓M306, 11A-12B. 壽縣蔡侯墓, 13、14. 長子縣墓M7。)



春秋玉器及其分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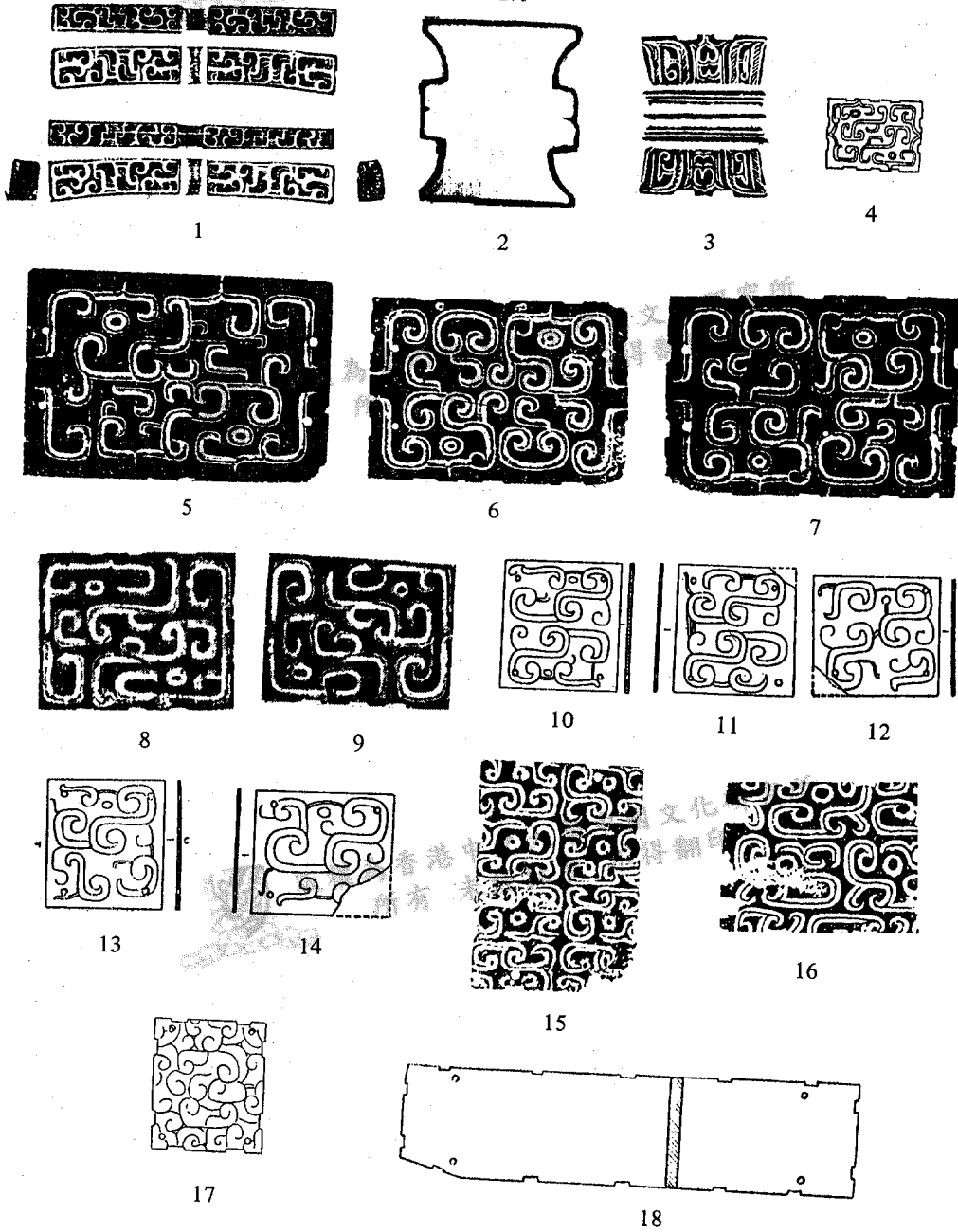


圖十一 春秋晚期玉器

1-18. 扁長條形飾 (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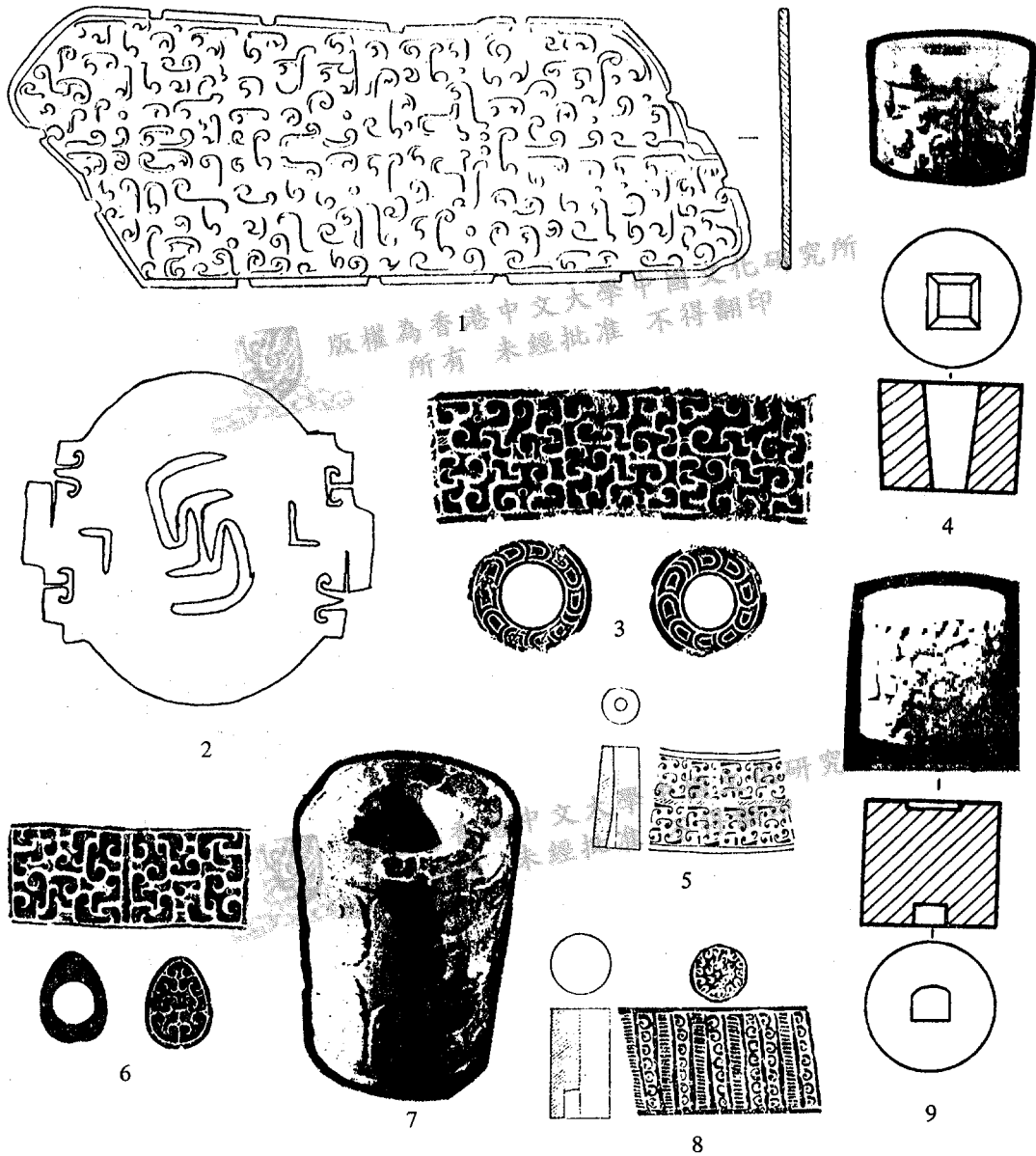
(1、5. 長治縣分水嶺墓M269, 2、3. 浙川縣下寺墓M3, 4、16A-B、17A-B. 紹興獅子山墓M306, 6-14. 輝縣琉璃閣墓M60, 15A-C. 洛陽中州路墓M1037, 18. 襄陽山灣墓M11。)

楊建芳



圖十二 春秋晚期玉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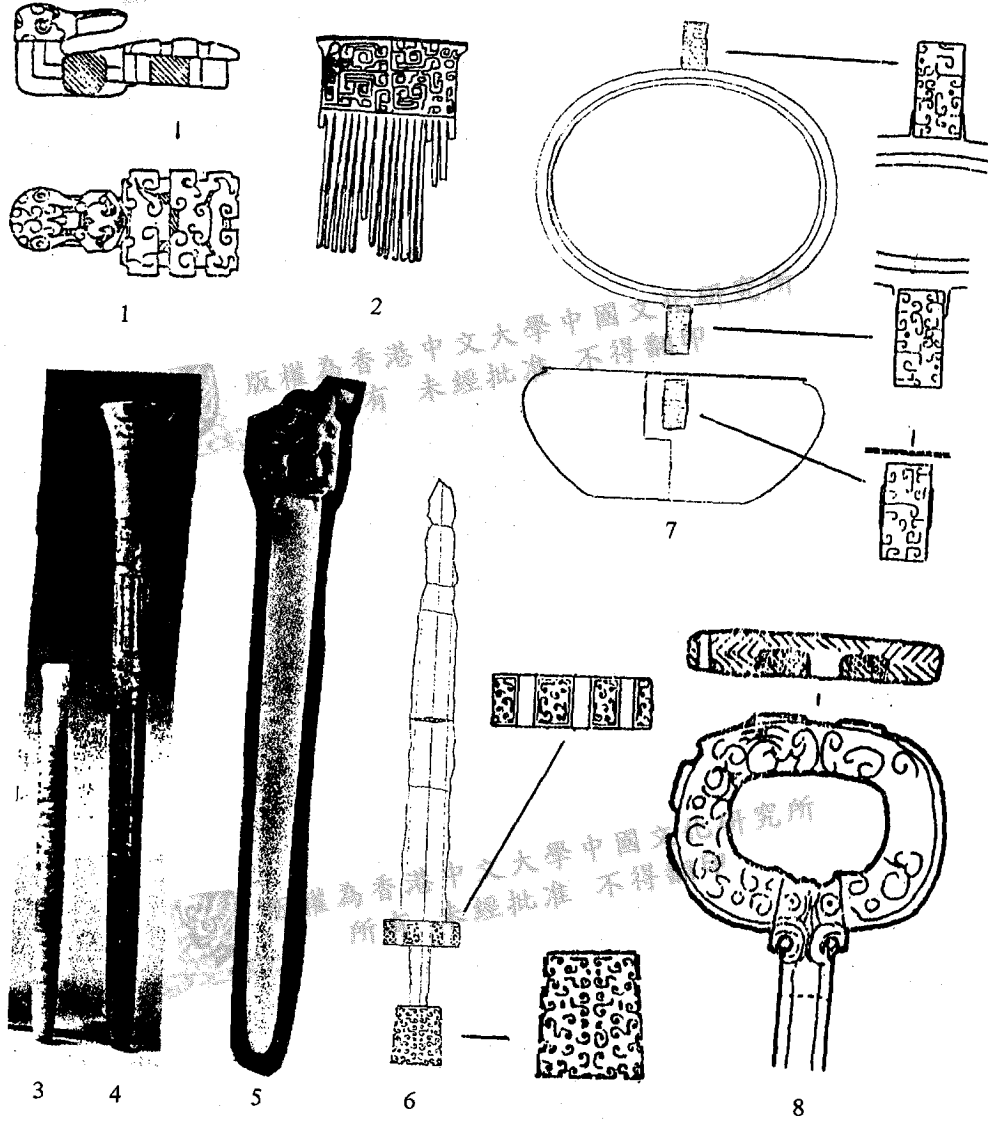
1. 柱形長條飾  
 2-17. 長方牌飾  
 18. 狹長牌飾  
 (1、3、5、6、7、15、16. 壽縣蔡侯墓, 2. 鳳翔縣秦公一號墓, 4. 浙川縣下寺墓M1, 8、9. 襄陽山灣, 10-14. 洛陽西工區墓70-11M28A, 17. 洛陽中州路墓M135, 18. 長子縣墓M7。)



圖十三 春秋晚期玉器

1. 狹長牌飾                      3-5. 管  
2. 圓形牌飾                      6-9. 柱形飾 (8. 石質)  
(1. 長子縣墓M7, 2. 鳳翔縣秦公一號墓 3、6. 壽縣蔡侯墓, 4、9. 新鄭縣墓M1,  
5、8. 臨淄郎家莊墓M1, 7. 長治縣分水嶺墓M270。)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楊建芳



圖十四 春秋晚期玉器

- 1. 襟鈎
- 2. 梳
- 3-5. 笄
- 6. 劍飾
- 7. 金舟玉耳
- 8. 方形玉首

(1. 鳳翔縣高莊M10, 2-4. 浙川縣下寺墓M1, 5. 長治縣分水嶺墓M270, 6. 六合縣程橋二號墓, 7-8. 紹興獅子山墓M306。)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 The Jade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Its Periodisation

(A Summary)

Yeung Kin Fong

Numerous jade articles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have been excavated in China over the past thirty years. These articles which have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eriods, Early, Middle and Late.

The jade articles unearthed from the tombs of the state of Kuo at Shang Ts'un Ling, Shan County, Hê Nan 河南陝縣上村嶺虢國墓地 were regarded as representative of jade articles of the Early Period. Some of them still retained pronounced features of Western Chou jade (e.g. complex dragons in S-curve), while others present a brand new style (e.g. dragon-pattern split ring and circular stone plaque in openwork). This phenomenon is what is to be expected in a transitional period.

The articles unearthed from the tombs of Prince Mêng and his wife of the Huang state at Pao Hsiang Temple, Kuang Shan County, Hê Nan 河南光山縣寶相寺黃君孟夫婦墓 can be regarded as representative of jade articles at the Middle Period. These articles is patently different in style from those of the Western Chou, e.g. tiger-shaped pendant with incised patterns, jade pendant with tiger and bird silhouettes, animal mask with dragon and phoenix patterns, dragon-pattern ring, dragon-pattern split ring and rectangular plaque in the shape of flowers. The dragon patterns were usually with tongues hanging downward. Articles of this period have many of 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he articles unearthed from the tombs (M1 and M3) at Hsia Temple, Hsi Ch'uan County, Hê Nan 河南淅川縣下寺 and the royal tomb of the Ts'ai state at Shou County, An Hui 安徽壽縣蔡侯墓 can be regarded as representative of the Late Period. On the one hand, jade articles of this period retains features of the tradition of the Middle Period; on the other hand, they had their own novel features. Articles like dragon in S-curve, rectangular jade pendant (*liu* 瑣), rectangular jade plaque with dragon pattern etc. were prevalent at the time. Articles like small clothing hook (and belt hook), jade ornaments attached to sword, squarish jade finial etc. began to appear, something seldom, if ever, seen before. Zoomorphic jade articles became more and more lively. Openwork technology made considerable progress and hollow out technique reached a comparatively high standard. Jade usually had patterns in low relief and thus appeared stereoscopic. Dragon pattern, which was still popular, had a tendency towards simpli-



fication and patternisation and this occasionally became irregular cloud patterns. These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the features of jade articles of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One thing worth mentioning is that the jade articles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had an obviously local feature, e.g. the Ch'in jade usually had a geometrical pattern (e.g. dragon pattern). This will, it is hoped, be useful for the study of local features of the jade articles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